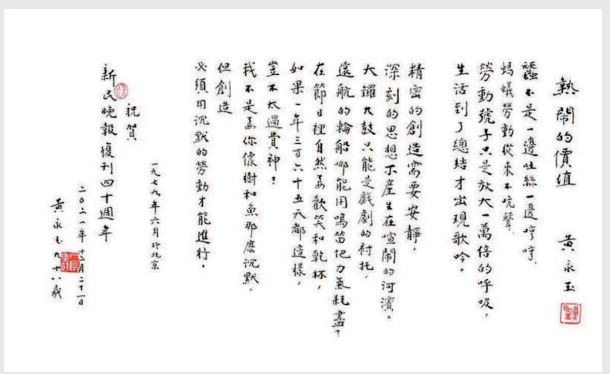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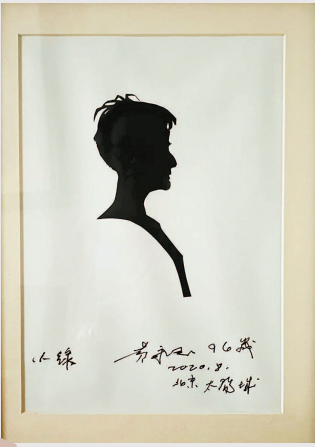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▲黄永玉、黑妮与本文作者



▲黄永玉先生题赠新民晚报的作品如今挂在新民晚报社走廊  
▲黄永玉为本文作者创作的人像剪影

# 怀念我的「老爸」黄永玉叔叔

◆何绿

黄永玉先生出生于1924年农历七月初九。若他未离去，明日就是他的一百岁生日。

黄永玉先生是夜光杯朋友圈中一位诚挚的老朋友。2022年新民晚报复刊40周年庆，他将自己创作于1979年6月的诗歌《热闹的价值》稍作改动，重新加上副题，亲自提笔写下一幅小楷作为贺礼，该作品至今仍挂在新民晚报社的走廊上，日日激励着报社同仁。

黄永玉先生留给我们的，不只有他的著作、书画，还有他那赤诚的喜悦、天真的希望，以及不屈从的倔强。今天我们格外想念他，一位可亲、可爱的老头。

——编者

我的父母和黄叔叔在同一个单位上班，所以我出生后基本都与黄叔叔一家住在一个院子，帅府园的美院宿舍、北京站的罐儿胡同8号，再后来我们又一起住在了顺义的东方太阳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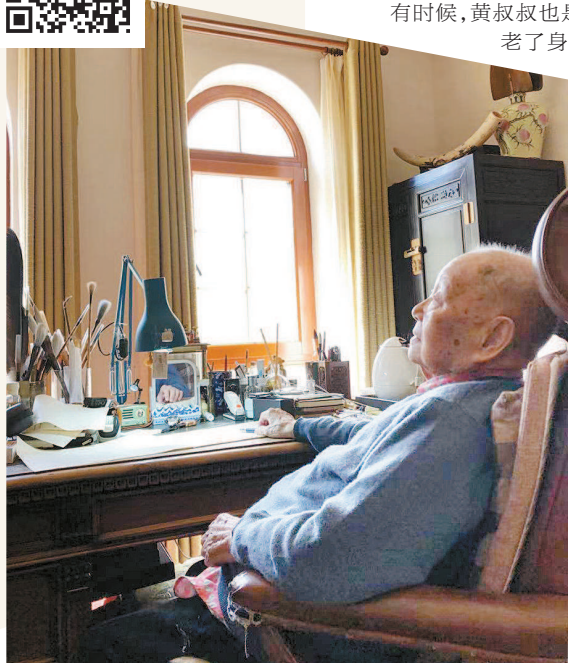
黄叔叔在我眼里是一个和蔼、幽默、风趣和非常自律的人。

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，中央美院的大操场里有一个高低杠，是孩子们经常玩耍的地方，有一天不到六岁的我在高低杠上玩儿，正巧黄叔叔从旁边路过，看见我正在上下翻腾，就对我喊道：“绿子，你要小心，可千万不要摔下来啦！”玩得兴高采烈的我对黄叔叔的话根本就没有听进去，结果一个不小心从高低杠上摔了下来，正好摔在下面一个长条的木凳上，我的左小臂骨折了，小伙伴们把我送到了校医室，也有人跑回了家去找我的父母，可是他们都不在家。他们找到了黄叔叔，他赶来了，背起我就往协和医院跑，带我看了急诊，结果是我的胳膊打上了石膏。他对我说：“小绿子，这就是你不听话的结果吧！”后来他跟我说当时他不认识路，是在他的背后一直在给他指路，向东向西向左向右才顺利地到了急诊室。协和医院距离中央美院很近，那里是我们美院的孩子们经常玩耍的地方，对那里的路线非常熟悉。

我的父母去世很早。黑妮告诉黄叔叔：“小绿的腰坏了想做手术，但是她在经济上有些困难。”黄叔叔知道后给我打电话：“绿子，到我家来一下。”那天他家里有好多客人，我到了他把我叫了过去，拿出了一叠现金递给我，并拉住了我的手，告诉那些朋友，说：“她像是我的女儿，就是我们家的小绿子。”他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对他讲，说：“你的爸爸妈妈不在了，有事我一定要帮助你的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神是那么的温暖，爸爸，是爸爸的感觉，我哭了。



▲扫二维码看黄永玉读《热闹的价值》



搬到太阳城以后，我好像成了黄叔叔的一个小帮手，他有什么事情是黑妮解决不了了，他一定会说快给小绿子打电话叫小绿子过来，比如电视打不开了，找不到哪个台了，或要买什么颜料，他都会叫黑妮给我打电话，“快叫小绿子过来”，他竟是那么相信我我能帮到他。

“黄叔叔你像一台永动机。”这是我对他说的。每每到他的家里都是看他在工作，不是画画就是写文章，好像没有停止过。

他的画像是个谜，在我的认知里是完全不能想象的。

有一次我去万和堂，他正在画那张《春江花月夜》，画中湖水那些波纹简直太神奇了，就像迷宫，错综复杂，但是又那么有条不紊。我问黄叔叔：“这些波纹，您怎么能画得这么神奇，从上到下的波纹它们怎么能不打架呢？”他笑着说：“波澜不惊，都在心里啦，只要心静，就可以从容不迫！”

我还喜欢看他画白描中的直线，不用尺子，笔直的一条线一气呵成。

90多岁的黄叔叔眼睛不花，手不抖，他每次写特别小的字让我看时，我都会说：“等等，我得去拿眼镜，不然我看不见。”他放下笔，笑了，他一定是在想：“哈哈，小绿子你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呢。”

有一天晚上黑妮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小绿，你快来我爸找你。”是什么事这么急，我赶过去了，原来他是要给我剪剪影。他让我坐下调整我的姿势，告诉我不要动，开始了，一把剪刀，一张黑色的卡纸，他的手一点都不抖，卡纸在剪刀下游走着，他只是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我，手上的动作是那么的流畅没有停顿。他一边剪一边告诉我们，当年他就是凭着这个手艺，一把剪刀一个小凳子，在街上为路人剪影求生的。没多长时间我的剪影剪好了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：“哇，怎么像何溶（我的父亲）！”黑妮也说：“像何叔叔！”

提起我的父亲，黄叔叔经常会说：“小绿子，你的爸爸走得太早了，如果他还在该多好，我们一定是很好很好的伙伴，我们一定有好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聊，还可以一起做画，太可惜了。”

有时候，黄叔叔也是一个固执的老头。

老了身体会出现不适的情况，黑妮会非常担心，劝他去医院看病，但经常会被他拒绝，他非常乐观地看待自己的身体，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问题，可还会发生意外。有一次他摔跤了，把腿摔坏了，在常人看来老人家是不好恢复的，可黄叔叔特别有毅力，可以下地活动后，他就使用助步器，自己慢慢慢慢地练习行走，他真的竟然恢复到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，在他骨子里是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的。

黄叔叔他尽管是一个看淡生死的人，但还是会有不舍。

一次，黑妮给我打电话说：“老爸不舒服了，要去住院，你赶紧过来。”我赶过去，老爸正在换衣服，他看我进来就伸出了手，我赶紧走过去把手递给他，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眼睛就一直一直看着我，那个眼神里充满了不舍，我的眼泪就要涌出来了，但是我不敢让他看见。这时他跟我说：“绿子，我不舒服了，要去住院了，我不知道……”说到这里他停下了，后面的话没说出来，我想他可能是要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吧。他把我的手握得那么紧，那个眼神让我至今都不能忘记。后来我跟黑妮说了这件事，她说老爸不愿意让她看见他这样吧，觉得给女儿添麻烦，不想女儿为他担心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黄叔叔是在去年的4月16日，那天是他的女儿黑妮生日，约了一众朋友在太阳城的会所吃饭。那时的他身体有些虚弱，但是兴致很好，席间还在给我们讲笑话，告诉我们在筹备百岁画展，邀请我们到时去看他的新作。

后来，我的眼睛出了问题，在协和医院住院，5月24日黑妮给我发来消息：“老爸不太好，住院了。”得到消息我的心里一紧，这次他是不是会像以往那样好起来呢，可黑妮跟我说老爸知道我就在他的对面住院竟然还让她转话给我：“愿小绿子一切顺利！”我住的病房和黄叔叔住的病房之间相隔了一条马路，我和黑妮可以隔窗相望，约好时间在窗口相对挥手，虽然我看不太清楚她，但是知道他们都在，希望黄叔叔好起来。那段日子我和黑妮每天都会互通消息，她告诉我老爸情况，我告诉她我眼睛的治疗情况。我每天下午会在楼道的窗口等她，等她去探望老爸路过这里时相互挥挥手，可忽然有一天没有了她的消息，再收到的信息竟然是：“小绿不要哭，哭坏了眼睛，老爸可就不愿意我了。”

他走了……在这世上除了我自己的爸爸，就是他唯一一个我还可以叫声“老爸”的人，他待我就像是自己的孩子，对我无比的关爱。没了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这样称呼了。

“小绿子”，他叫我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呢，爱他！



▲黄永玉和“小绿子”